

土专家,顶呱呱

□ 单志强 陈雅芳

右手撑开果袋口,左手托住果袋底,手腕轻转,沿果穗弧度将果袋向上一兜、一提,再麻利地捻紧袋口,动作又快又轻,生怕碰伤了果子……见到乡亲们口中的葡萄种植“土专家”郑柯发时,他正在自家果园里给葡萄套袋。

身材敦实、皮肤黝黑、目光如炬,郑柯发身上透着农民的坚毅与质朴。套好一串果,他没急着挪地方,伸手把旁边的葡萄叶抚了抚,轻轻搭在纸袋上。“挡挡日头,不然果子容易晒伤。”

穿上“新衣”的葡萄自此在袋中酝酿甜蜜,只留底部透气孔在风中微微翕动。“再有个把月,袋子一解,就该是透紫的葡萄了。”郑柯发眼角的笑意漫到了眉梢。

这笑意里,藏着引种葡萄的志忑、传播技术的坎坷、先行先试的果敢。可如今再看,乡亲们因葡萄鼓腰包,福安市松罗乡荣膺“南国最美葡萄小镇”,一串葡萄变身上亿元的大产业,郑柯发愈发坚定:路走对了,就不怕山高路远。



引种:艰难起步

在松罗乡的田埂上,郑柯发引种的葡萄,是在泥土里滚过两回才扎下根的。

1987年,福安市赛岐镇象环村葡萄一斤卖到近3元。这在当时的庄稼人眼里,是笔能攥出汗的好收成。郑柯发瞅着眼热,引种念想就此冒芽:“人家能种,咱松罗的地咋就不行?”

从亲戚处买来植株,问清门道,他挽起裤腿就把苗栽进了自家地里。可松罗乡雨雾多、湿度大、温度低,葡萄“水土不服”,患上黑痘病,叶片一天天打卷、蔫巴,第一次引种以全军覆没告终。

后来他改种水蜜桃,1994年时一斤能卖6毛,比种水稻强些,可比起葡萄收益,总还差一截。葡萄,就像颗种子,始终在他心里发着芽。

1998年,决心再燃。与哥哥合计:“桃园里腾出1.6亩地,咱再种回葡萄。”这话传到村里,不少人直摇头:“柯发兄弟俩别把种桃子赚的辛苦钱,全赔到葡萄里咯!”更有老一辈念叨:“葡萄招狐狸,不吉利,会碍着村里过日子。”风言风语没断过,郑柯发却较上了劲:“旁人越这么说,咱越得种出来!”

立石柱、拉网线、引植株,当年5月,兄弟俩就把30多公分高的葡萄植株稳稳栽进土里。

每天干完农活,郑柯发总要拐到葡萄园,看着苗子一天天长高,心理才踏实,“要是8月葡萄藤能上架,这回就有戏。”

天不遂人愿。7月底的雨一场接一场,溪边的水位噌噌往上涨。终于,挡水的石堤“轰隆”一声被冲开一道口子,河水裹着泥沙往园里灌。郑柯发冒雨赶到时,葡萄园已是一片汪洋。

“人根本进不去。”站在园外,他心急如焚,好不容易被家人劝回,还是坐立难安。雨势稍歇,他又赶到园里:石柱被掀、植株被埋、网线被冲断,满眼狼藉。

没工夫叹息,他喊来家人,明确分工:扶石柱、拉网线男的干,女的找竹竿、撑植株。“泡了水的植株容易感染病菌,得杀菌。”园子刚收拾出样子,他和哥哥就火急火燎往赛岐赶,“怕别人讲的方法,一人记不准。”买了药,还未等亲戚家开饭,兄弟两



郑柯发(中)在田间传授葡萄栽培技术

就赶回园里开干。

一大家子没日没夜忙活了三四天,葡萄园勉强恢复原貌,郑柯发才敢喘口气。

转眼到了盛夏,象环村等地的葡萄采摘正酣,自家葡萄还青如翡翠。村里相熟的老人看到后也很忧心,善意提醒,“等秋风一吹,叶片掉落,到那时葡萄咋熟?”

摘下一颗品尝,酸在口中,涩在心头。跑到象环村请教,果农教郑柯发套果袋。从镇上买了报纸做的果袋,他揣着浆糊就往棚里钻,一个个仔细黏好,生怕漏了风。

套上果袋仍旧不放心,郑柯发隔三岔五就往园里跑。当他小心翼翼地解开袋子,发现果子开始变软,又过些日子,果皮泛红,“果子有变化,说明有希望。”一颗悬着的心,终于缓缓放下。

葡萄施肥和喷药的时间、天气、效果以及植株长势,郑柯发都一笔一笔记在农事笔记本上;葡萄生病,他就剪下叶片,把报纸沾湿,裹着叶片到象环村等地请教……汗水浸透衣衫,希望悄然生长。8月底,“脱下衣服”的葡萄,一串串紫如玛瑙。

客商闻着味儿赶来,看着满架紫玉,心动不已:“开个价。”

“平原地带早熟葡萄一斤卖1块9,咱这是高山晚熟的,得卖2块9。”郑柯发和哥哥蹲在田埂上合计。

“2块7。”客商还价,郑柯发摇摇头。

客商跑了三趟松罗,最后咬咬牙:“2块7毛6,成交!”

郑柯发种出高山晚熟葡萄的消息不胫而走,又有三四拨客商找上门,“能不能私下剪些卖我,一斤给3.3元。”

“不行。”这个朴实的农民拒绝得斩钉截铁,“这样做就是不诚信!”

葡萄季结束,算盘珠子劈里啪啦响过,亩产值6000元!

这一数字如同石投湖面,在松罗乡激起千层浪,“松罗乡不适合种葡萄”的固有观念,被硬生生打破。

郑柯发家门庭若市,屋里屋外挤满了前来取经的乡亲。面对一双双渴望的眼睛,他倾囊相授——种植的细节、失败的教训、成功的经验,和盘托出。松罗乡沉寂的土地上,葡萄种植的星星之火,以燎原之势大面积铺开。

一株30公分高的葡萄苗,终于结出惠泽乡里的丰硕果实。郑柯发用汗水和诚信踩出的路,成为松罗乡亲共同奔赴的富裕坦途。



科技:先行先试

“你看这葡萄,一串串饱满紧实。”介绍起自家葡萄,郑柯发语气里满是自豪,随即他话锋一转,声音沉下来,“可不像2004年那回,霜霉病一闹,整片园子都毁了。”

在老一辈果农的集体记忆中,“霜霉病”三个字刻得太



郑柯发在管护葡萄 李郁 摄

深、痛得太沉。那病来得猛,三五天,整片果园染病,果子烂在枝上淌水,果穗掉得满地都是,一斤只能贱卖到一元,还没人愿意多要。

刚见起色的葡萄产业,一下子被打回原形,部分果农开始砍树。“要是没有柯发带头,我们也不会有这损失。”怨言像针扎进郑柯发的心。

闷头走进葡萄园,抚摸着葡萄藤,郑柯发心里很不是滋味,“松罗这地,难道真不适合种葡萄?”连他这个带头人,也禁不住怀疑,砍树的念头,第一次浮上心头。

“真的下不去手。”望着那一株株亲手栽下、看着长大的葡萄藤,好比是自己的孩子,他怎么也狠不下心。“当初带头种葡萄的是我,现在我也砍树,不就等于自己打自己脸?”不服输的劲上来了,他翻出厚厚的几本农事笔记,一页一页苦苦翻寻,想从过去的记录里,抠出一丝希望。

不止松罗,整个福安葡萄都笼罩在霜霉病的阴影下。2004年,转机初现,福安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赴江苏句容学习,郑柯发成了学习团里唯一的农民代表。

在句容,他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:葡萄都“住”在大棚里,一问才知,这叫“避雨栽培”。掏出随身带的农事笔记本,一笔一划,把大棚样子、结构,仔仔细细画了下来。

依葫芦画瓢,回到村里,他说干就干,没有现成的镀锌管,他就地取材,用竹木代替。忙活了一个把月,一个简易但结实的葡萄棚在自家园子里立了起来。虽没有句容的高大上,但这“房子”挺管用,葡萄躲过了雨水,霜霉病没有了肆虐的温床,口感、卖相都有了质的提升。

如同一道甘霖,“避雨栽培”成功解救了松罗葡萄。然而,新的挑战接踵而来:竹木易腐。连接石柱的竹竿,人上去修理时,隐患重重。

郑柯发就吃了这亏。“当时用脚试踩了一下,觉得还行,走到中间,‘咔嚓’就断了!”幸亏他反应快,敏捷地跃到另一头,才没从架子上摔下来。

吃一堑,长一智。郑柯发赶紧向乡里建议:把竹木换成镀锌管!得到支持后,他又跑到象环村学习。当时,象环的镀锌管棚是焊死的,“后期维护得整片拆,太麻烦。”郑柯发琢磨着,回来就在此基础上改进——在管与管之间加上连接件。“这样拆装维修就方便多了!”

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改进,却带来了意外之喜。当年,福安市葡萄现场会,竟然开进了郑柯发家的果园。

勤学习,爱琢磨,这是乡亲们对郑柯发的评价。当疏花疏果的新技术传开时,对许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果农而言,葡萄粒粒皆辛苦,“长得好好的果子剪掉,这不是瞎胡闹吗?”

这一次,郑柯发依然选择先行先试。他按学来的法子,一个枝只留一串果。绿油油的果穗掉了一地,妻子心疼坏了,和他在棚内吵得面红耳赤,“差点打起来。”郑柯发笑言,那几天,夫妻俩憋着一口气,谁也不搭理谁。

“憋气解决不了问题。”郑柯发干脆和妻子“分家”：“她负责的那片果园不疏果，我的果园按自己的想法剪！”

初秋见分晓。郑柯发管护的那片葡萄红得透紫，反观妻子打理的葡萄，红中透着一丝青绿，口感、卖相也逊色不少，“客商来收购，专挑把我负责的那片葡萄，剪下来放在筐上面当‘门面’。”郑柯发回忆道。事实摆在眼前，第二年，不用多说，大伙儿自发学起了疏花疏果。

推广避雨栽培、疏花疏果……技术推广之路，阻力从未间断。起初总像一个人在沙滩上走，脚印孤零零的。可渐渐地，郑柯发发现身边的脚印多了起来——乡亲们看着他干，跟着他学，新技术在葡萄架下快速传开，化为丰收的喜悦。



探索:从未止步

葡萄新品种园里,郑柯发如数家珍:“黑峰,果肉细,汁水多,带点酸头;黄蜜,甜,汁多,香气重;白罗莎里奥,脆甜,可溶性固形物能到20%多……”不同品种的特性,他娓娓道来,像介绍自家孩子。

种葡萄这些年,郑柯发就像园里的幼苗,在泥土里扎着根,一点点吸收技术养分。从最早试种成功,到种出的高山晚熟葡萄获评全国优质葡萄金奖,再到牵头成立合作社、设立科普工作室,眼前这位花甲老人,并未停下探索的脚步。

“我这个‘福建省劳动模范’可不能白当,评上只是第一步,还得带头闯富路。”郑柯发眼里都是光。

看着村里老果农们年纪越来越大,年轻人愿意回乡种葡萄的少,郑柯发心里犯嘀咕:“这葡萄咋种才能省点力?”

在科技特派员指导下,他给自家6.8亩葡萄园装了水肥一体化系统。“以前这片园子,施一次肥,要三四天功夫。现在开关一拧,不到一天就完事了。”说起新变化,他语气里透着轻松。

不过,为这套系统,郑柯发可没少“折腾”。起初,从地面走的喷管,老绊他的脚,在园子里干活碍事。他就蹲在园里琢磨,动手重新架设,把喷头、管路都挪到了头顶,管护时走起来踏实。

看到他尝到了甜头,周边果农也在自家葡萄园内陆续安上了水肥一体化系统。

“草鞋没样,边打边像。”回顾种葡萄的点点滴滴,郑柯发坦言,要是没点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韧劲儿,没点“敢于尝试”的大胆探索,这满山的“致富果”,真不知啥时候才能在松罗扎下根。如今,这位从田埂间成长起来的朴实农民,已成为宁德市科技特派员,继续在葡萄架下,把他的种植经传给更多人。

葡萄爬满山坡的这些年,乡亲们的腰包实实在在了鼓了起来:葡萄亩产值从当初的六千多元,涨到了一万七千多元。

“松罗奔小康,葡萄挑大梁;葡萄土专家,柯发顶呱呱!”郑柯发的付出、探索,乡亲们看在眼里,不知何时,这个顺口溜在乡里悄然传开,并久久传唱。